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

井研廖平學
孫宗澤補疏

桓公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弑隱而自立

元年 年表桓公元年周桓王九年齊僖公二十年晉哀公七年宋殤公九年衛宣公八年陳桓公三十四年鄭莊公三十三年蔡桓公四年楚武王三十年秦甯公五年曹桓公四十六年杞武公四十年

春王 劉子說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董子同提要据此以為春王句絕之證非穀梁說斷也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据春月不繫王者十四 疏 弟子深于經例禮制凡問皆依据或因夏小正傳疑問為設辭為虛衍者誤矣 謹始也 元年有王王其始誅討之 疏 此與隱元有正月相比始者元年正朔即位也桓弑君以爭國即位言王以謹之明當誅 其曰無王何也 据例宜有王 桓弟弑兄

言兄弟者盡其親以惡之臣弒君繼體諸侯盡臣諸父昆弟故曰君臣天子不能定弒逆之賊當征討之按不能定所謂上無天子諸侯不能救所謂下無方伯百姓不能去劉子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為無道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按百姓百官也不能去謂不討之如州吁無知事更覩顛事之故桓不卒大夫以為隱無臣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弒賊雖多而桓外無征伐之兵內無臣民之變安然襲位以為無王之世乃有此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若竟無王治法不明反嫌縱惡故于元年書王以討之于即位時行誅則王法嚴矣

正月公即位即位國之大事不日者傳曰以年決者不以日決月者從首時

繼故不言即位即位猶言繼立君新立必言即位乃見終始不言者例所必言經不書之正也据莊公不言即位**疏**實皆即位春秋去之故曰不言左氏說則實不即位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据隱亦不言即位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即位

者繼立之變文可即此以明繼君之志莊僖不與弒繼居先君位有哀痛不忍之心故如其志不言即位繼故而

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據桓宣言即位是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

聞乎弒何也據即位例所必書曰言曰者謂經有此義不嫌事實就經所書之意言之先君不

以其道終當哀痛不忍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貪位慕榮安然無惻怛之念是

無恩於先君也以無恩起其與弒也疏春秋內魯大惡當諱諱則沒其實故于即位之初緣情起例務使其諱雖深其志甚著此誅志諱惡之大義也正月或以為當聯春王者誤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此鄭伯因事求賂公許以許田因為會桓會皆月因甍于齊危錄之

會者據盟越言及外為主焉爾垂內邑以外主之者鄭以祊求易許田也下盟鄭已得許田內求盟之故以內為主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此為弒君賂鄭也以假言之者避賂也魯以璧言假知非假而不以璧亦可知也疏世

家鄭以璧易天子許

假不言以假者直相假借可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有以則是相易明此易地非假也非假而曰假實非假而文曰假詭辭相託必有所避諱易地也因易地不可言假言託於假耳疏言假偶爾假借之辭非敢擅專執是諱易也而言以璧以起其實易明辭其顯罪陰露其微文其辭甚恭而其實不沒故曰其文微而顯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地諸侯所受于天子天子乃得專之疏邴許皆閒田也魯鄭不食其入當歸天子以入閒田今因不朝祭各以近便互易專天子之地棄先君之封而崇私利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者春秋所謹也無田不言假許而曰許田惟田乃可言假許不可言假則無許可知矣言假田則無許可知傳以許爲邑名與許國之許不同公羊以傳爲繫許與傳異疏許天子閒田也田繫于許取田是取許也不言許但言假田若許尚在不與許也田有種植可以言假許爲天子邑不得竟以假人疏凡外取內邑皆言田邑重于田天子守土不可失故田可言邑不可言也許田者魯朝宿

之邑也魯爲方伯天子所賜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邴者鄭伯之所受命鄭伯爲方伯所受七錫之命劉子云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弒其君孽弒其宗請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疏】鄭在冀州爲方伯者西京東都京畿通鄭在王畿外爲外諸侯也說詳王城下而祭泰山之邑也劉子云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宗故獨封泰山告成于天報神功也泰山一名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于岱宗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羣岳之長【疏】鄭祭泰山者鄭初本爲王臣春秋稱伯亦爲天子大夫辭天子巡守鄭從行故方岳下有湯沐邑用見魯之不朝於周不朝不可言無所見見則疑于常事不書故以此起之此見朝覲禮廢下見巡守禮廢【疏】見者由此見彼所据者可言所見者不可言也終春秋魯不朝周不可言故言易田以起之朝王所伐泰如京師全其行使如朝耳而鄭之不祭泰山也天子巡守當祭泰山鄭伯從而助祭天子不巡守故鄭不祭泰山也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

岳禮三公四 疏 言此明巡守之禮廢也八州四岳二方伯主瀆視諸侯一岳尙書之四岳謂八州八伯也天子巡守東方祭泰山鄭從祭賜以湯沐之邑言朝宿邑不言湯沐邑者魯不朝責在魯言湯沐邑則責在鄭言祭泰山鄭不祭泰山知以責天子不巡守也終春秋天子不巡守言此以起之守河陽諱致天王也朝覲巡守之禮廢則天子無以治諸侯故春秋尊二伯以代王治朝二伯即所以尊天王扶微抑强振王道于不墜春秋之功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盟正例日

及者 據會垂言會 內爲志焉爾 鄭已得所欲公結鄭爲此盟以求助已 越 據下有越國 盟地之名也 據越初見言於越 疏 春秋正名之書于物事必盡其辭地邑凡同名者皆別之苟二事同名則必相別異北燕小穀魯濟邾葭之類是也無一名數地之理因下有越故傳亟明之凡傳所及者皆有所起

秋大水 水必言大水常也必大水成災乃記之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記災災禾皆傷 疏 下有災曰水高下皆然曰大如大旱

冬十月 詩篇名有十月正月四月七月亦春秋首時之義又有六月合爲五帝五行五官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因下四年七年再去秋冬故再發傳 春秋編年 春秋較詩書年代最少故用編年例詳于春秋別經可推故推春秋編年 四時具而後爲年 傳曰日繫于月月繫于時疏六藝唯春秋編年繫月從史文也魯史記事詳十二公之籍當百倍于此蓋創其人事而不能變易失常故虛存首月也再去秋冬不成年矣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疏 宋世家太宰華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甯民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據陳侯鮑卒無王 正與夷之卒也 正如諸侯正不正之正無

王疑與夷不當立而立疏與夷受命于繆公又宣公之嫡子有無王之道故言王也明得正有王亦以明桓無王不正督以劉氏者辟下華氏爲世卿也不葬者賊不討起爲馮弒也

及其大夫孔父方伯卿比于天子大夫此公之卿何以亦稱大夫自我言之也小國卿比于天子之士何以亦稱大夫自我言之以爲于內則爲大夫也大夫以方伯國爲正例故大國小國大夫不名見非大夫也疏大國大夫尊推晉宋言弑及餘不言也

孔父先死據事實先死其曰及當先書殺孔父如晉殺晉童後再書弒君何也據仇牧荀息後死乃言及此失先後之序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春秋明君臣之義臣雖先死而尊卑之分不敢先君亦以及言之臣不先君子不先父婦不先夫小國不先大國夷狄不先中國外不先內諸侯不先王人微者不先大夫小夷不先大夷也孔父之先死何也據仇牧荀息不先死督欲弑君而恐不立督之弑君爲馮也恐弑君而孔父執政是馮終不得立故先殺之也於是乎先弑孔父孔父閑

也据殺大夫言殺及弑君言弑及疏弑下殺之名大夫而以弑及之者因孔父扞禦其君殺孔父先有弑心起孔爲君也傳曰兩下相殺不道春秋賢孔父爲君黨而以弑及之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据與仇牧荀息同辭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許愼說既没稱字而不名孔父先死故稱其字疏禮生名之死諱之示人鬼之別亦以相崇敬若哀公誄孔子稱尼父也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傳累數謂累累相繼孔父先死君從而弑是爲累累之也累相繼也疏按孔父先死事見左傳世家當日譜牒載記必詳師不引用而單由經例禮制推之凡事必自經求證乃爲治經門戶乃嚴然游衍拙記其利弊相等學者又當考求實事就經推合如此傳下或說郎不用先死不名之說是也孔据儀父儀爲字氏据孔子以孔爲氏此以字爲氏耳父据儀父父纔字爲美稱字諡也春秋字例不舉實字但言伯仲其有舉實字者不單舉一字別繫父于實字下如儀父家父是也故以父爲字諡疏父甫同字美稱有以繫名者祿父是也有以繫字者儀父是也禮五十以伯仲見則不以伯仲見者當未五十也字有配名者季友伯糾叔肸此在名例者也

有稱伯仲者有稱父者有稱別字如儀父者皆從字例傳以天王天子爲一稱者此亦同也或曰此說與上不同凡不同者傳乃言或曰一傳曰非一師之言但無大異同皆不出說者主名傳益合衆師說而成者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此從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說也疏孔父弒及與仇牧荀息同閑不應此獨以先死言之以其氏孔孔子殷人下宋大夫不名知不敢稱祖諱也此言氏後不言氏者祖有遠近恩有淺深故下痛其無罪見殺並沒其氏也孔子故宋也春秋從史文禮家事不發王事私諱得諱者孔子修春秋託王有繼周之意故得顯其私親故宋也疏補傳春秋素王據顏注梅福傳引穀梁傳補其故宋之例則孔氏字宋殺大夫不名三記災會盟三紀事皆顧先人異于他國雖爲王後其黜杞者亦故宋之義也

滕子來朝稱子者正辭也小國稱伯子男桓世記往來詳初立詳小國朝之禮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劉子云諸侯會討宋督公受賂而歸

以者據以下必有所繫釋宋公不言以內爲志焉爾據言以明公以諸侯與以楚師內爲主同不以

諸侯成宋亂者言會外爲主兼首齊公為志乎成是亂也言會事之成言以內主之使如內以諸侯成宋亂非諸侯之意也【疏】据馮已立無納入文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言成先不成也若謂宋亂將敗公乃與諸侯成之故謂取不成事辭而加之也【疏】時諸侯討宋會于稷是宋亂將敗公會其事取賂而歸是公獨成其亂也傳地而後代疑辭又曰會者事之成明諸侯會稷疑未進公會之而改謀取賂故使若宋亂已敗而公獨成之於內內指桓公桓公惡人長養同惡不書其弒特于近弒之惡著以起之之惡惡比于弒亂爲小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君子孔子也無遺謂追誅也春秋先治內于內惡盡錄之外惡不盡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疏】內大惡諱者罪惡重不可錄小惡書所以自治外大惡書小惡不書者治外以大惡而遺其小內無大惡然後可治人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大廟以宗廟臨之也禘于大廟用致夫人亦同罪惡不能正詐于先公以正之以見其失正也【疏】納例時日者惡之也

桓內弒其君誅絕之罪外成人之亂大惡受賂而退取郜大鼎以事其祖納于大廟非禮也納非禮其道據獻捷不言納廟以周公爲弗受也大廟周公之廟言納明弗受也出大廟者以宗廟辭臨之周公弗受則納者不當納也郜鼎者據取于宋不當繫郜也郜之所爲也據衛俘也郜以所出爲名郜善爲鼎宋滅郜取之因以繫郜宋人名其鼎曰郜鼎也曰宋取之宋也據歸獻也此親取之于宋國郜故地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討討賊也不曰取宋郜大鼎而地宋者明諸侯討宋兵至城下取其實而歸取物不地地者明爲討宋之賂孔子曰此于夏所受說春秋之詞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此借華夷繙譯之例以釋之也名有定名如人名地名物謂鼎地之類春秋于華夷異稱凡人邑名夷狄舊有定名不若地物有形名可正則從夷狄辭地與物有形名可正則以中國辭言之鼎物是也爲郜所作自名大鼎自魯名之則曰郜鼎亦如夷狄之物彼雖有異稱以我爲斷故曰從中國

疏楚吳王也自我言之則爲子諸侯三等從內言之則爲諸侯卿有三等自我言之則爲大夫諸侯有三等葬皆稱公此推繙譯之例

故曰郜大鼎也從魯言之名郜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惡當貶稱侯明舊爵也月此以起其餘已畢喪得朝

朝時據滕子來朝時此其月何也一年之內其文兩異桓內弒其君此說其根本事在滕朝之先外成人之亂事在滕朝之後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三國伐宋因魯而止公獨受賂三國由是責怒反兵討魯之罪數日以賂二句辭所以成亂納鼎之意一說因用兵久暫賂以兵費三國乃罷不書者恥辱深諱之也己卽是事而朝之己紀也是事謂三國討魯之事滕朝之先尚無成亂納鼎之事猶可新有惡事又朝故特用以起為新事月之紀以齊欲滅紀故結魯以自助也惡之朝惡人亦惡也故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因其朝下有為紀交兵之事

疏據此是日月例有不關典㡯不為通例卽前後書事相起而見此屬辭比事之教

蔡侯鄭伯會于鄧外會不書書者左傳云始懼楚也鄧近楚之國莊十六年為楚所滅此在楚武王三十一

年下六年侵隨有漢陽諸姬楚實盡之之語楚強侵伐及豫州故三國爲此會外會不書書以見楚之強有滅國侵地事而經不書也左傳亦于此始見楚字經諱之故傳亦不言疏知鄧穀皆豫州國者地理志南陽鄧下云故國筑陽下又云故穀伯國按此鄧在南陽與下來朝之鄧不是一國穀與楚近與來朝之穀亦非一國說者多誤

九月入杞

我入之也內諱滅言入杞中國不日非滅也當言師師不言非滅也非滅而言入同外辭也諱滅言入從此起也

公及戎盟于唐唐晉邑唐叔所封也戎者晉也與隱會同疏桓踰竟皆月此不月者因致以見

冬公至自唐桓行皆月此不月因致以起隱不致而桓致者危桓也疏据穀隱元年書盟于唐于五年見曲沃莊伯伐翼詳晉事經至僖二年始書晉師滅夏陽晉與齊同爲二伯較齊遲見經六十餘年經之遲見晉爲大例隱二年言盟唐桓二年又言盟唐以相起見經之遲書晉人也

桓無會據桓十五會十書月以危之春秋三辭隱桓之世臨天下辭則天下一家凡出皆不致隱全不致桓二致而已而其致何也會以月危則可致故但書二致不遠之也居遠在千里外因其過遠偶一致之春秋隱桓臨天下莊閔僖文宣成襄昭臨一國定哀臨一家而隱桓定哀二公之間又有升降故桓公有臨國辭也

三年年表晉小子侯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左傳成昏于齊也疏嬴齊邑謹夫人之禍故詳錄之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蒲衛邑甯氏所食古帝王無盟春秋惡盟無信故美胥命而惡累盟詩君子累盟亂是用長是也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者齊衛同命無先後之辭相命而信諭諭同諭盟皆有所約束今不陳牲讀書築壇要約相見于蒲各言其意而兩相諭謹言而退左傳云胥命不盟也謹俞樾讀爲結結言而退謂不盟誓禁誠各約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荀子云不足于行者過說不足于信者謹言故春秋

善胥命其心一也傳盟詛不及三王古謂三王也

疏 周禮有盟者乃諸侯不協盟以結好凡有結事亦相盟春秋屢盟無信能有不盟固是所賢者也

是必一人先據二人不能同命其以相言之必有一人先也何也據相同命無先後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大衛小言先後必首齊言齊命衛是有大小之分先後之別衛侯之信不見齊侯之美亦沒故言相以起同心同德無分首從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內邑也上齊鄭入郕以郕歸我故爲內邑紀畏齊求魯爲助故下魯救紀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劉子云前事已大後事將至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心楚僭稱王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弒

言日言朔據或不日不朔食正朔也正周歷正朔日也日食必在朔或在晦二日者歷失也推食朔歷能合天食正朔明推測密合既者據或不言既盡也據繫食下知盡有繼之辭也據盡言殲言無既者成事之辭明今不然也日不欲其食故言既以喜其生明餘言盡者盡無再既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恆事不書書者譏女禍終始亦以氏翬見與弑也【疏】逆女親事非心齊不使翬使明翬與閭弑遂使亦明遂與弑也凡帥師逆女皆非善辭氏公子者明隱之罪人桓之親貴桓無大夫隱無臣也已命翬未命柔皆逆黨也翬逆女桓遂死于此女亦禍洪之鑒也

逆女親者也禮曰親迎使大夫卿也謂之大夫者順經文之稱非正也再發傳明內外同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讙內邑月者非禮譏其禍年表翬逆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

禮送女遣人致送之制詳于左氏二傳文不備非彼有逆者而女家不送之也父不下堂劉子云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父誡之東階上士昏禮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母不出祭門孟子曰往送之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劉子云女拜諸母于大門諸母誡之兩階之間諸母庶母兄弟女子有大功服者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釋親夫之父曰舅父戒從舅各就所重言之亦所謂男不言內也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釋親夫之母曰姑母戒從姑不與外事也內則曰婦

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夏曰婦學于舅姑禮也諸母般申之曰般鞶帶申重也重申父母命不自戒之者卑不敢尊奉行而已謹愼從爾父母之言父母曰從舅姑諸母曰從父母之言明有從也孟子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戒辭不同者各從其要命之不一定也送女齊侯親送女踰竟據讙內邑非禮也送女過遠明女禍之本始于不正

公會齊侯于讙疏桓會皆月時者在丙

無譏乎據送譏齊侯會宜譏公不月又無譏文曰爲禮也據不言翬逆以託于齊送嫁公親逆于讙也謂天子親迎于郊境有此禮詩造舟爲梁親迎于渭是不至女國之辭然天子禮斷不至女國以與后父君臣爲禮當郊迎之不能侯堂著諸侯不能用天子禮然父送嫁之禮則有之此爲變禮不親迎爲送嫁齊侯來也因齊侯送女于讙則得以爲送嫁非用親迎之禮疏以親迎言則送女者非禮以送女言之則齊侯自以女來館于讙則同國辭不許翬逆以明親迎禮因其送逆失禮不可書故託之于送女非送女也公之逆而會之逆逆

女也逆女之禮夫親受女于女父母齊侯來讓則女猶繫父齊侯以公不親迎躬送女于讙約公來會再行親迎之禮不言公逆女于讙者已使人不以親迎許之也言會者沒其送女之文亦不許齊送也

可也

可者雖失正亦有可通之謂公既前失禮齊侯親來約公往逆因此以正前失可者許其改過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其如專行之辭者翬與公皆不得逆禮之正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

據逆言夫人至

以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禮親迎夫受女于其父母于讙會而受女于齊侯與親逆同故不言翬以也不言至自讙者見齊侯矣可從國辭且不使公以正逆辭也

子貢曰

周時婚禮聘孔子制禮天子諸侯皆親迎子貢疑改制過重故商酌欲少殺其儀

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冕天子諸侯之服天子諸侯尊有政事越國親迎疑過重大夫以下乃親迎也

孔子曰

合二姓之好

二姓同姓不昏也春秋譏吳孟子

以繼萬世之後

后夫人上奉宗廟祭祀下關繼體之宗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兄弟朋友夫婦倫常之始親迎又夫婦之始也

何謂已重乎國家大事莫過于此親迎而備禮非爲過也文亦見大戴以爲哀公問詩親迎于渭韓侯迎止與此同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世記往來詳疏左傳云致夫人也嫁女舉其親者兼以起公孫無知之事爲致來則送致當有儀節二傳以書致女爲不宜致說者遂疑致女非禮不知致女爲禮常則不書致因宋伯姬不肯廟見特見致女以示意不能因此謂無致女禮也

有年不以日月書者有年凶飢以年計者不以日月見也春秋不書有年惟于桓宣二見以二君皆弒君惡人而有年則爲怪異所謂天福淫人也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志者喜之重民也疏先師行事順逆陰陽災異據理不據事于此可見

四年此年缺秋冬文與七年相起

春正月公狩于郎冬日狩春田也何以日狩正月于以夏正言之則猶冬也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所以終

十三年事在內月者亦此意也【疏】以見無王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班氏說四時總名為田為田除害上以共宗廟春曰田劉子云其曰田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者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班氏說春歲本衆本而言之夏曰苗劉子云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掩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班氏說苗擇去未懷妊者也秋曰蒐劉子云秋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班氏說捜索肥者冬曰狩劉子云冬狩皆取之四時之田用三焉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劉子云夏不田何也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是以古者必有豢牢【疏】用三謂與時田無事但用其三有事乃夏田也四時之田以簡卒而修戎唯三田非有急不夏田五年八月壬午大閱此夏田也傳曰修教明諭國道也言夏有苗禮也乎而修戎事非正也此言無事夏不田也以三驅下三者非也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王制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殀不覆巢

疏 劉子說三事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按此三事皆得先者為之三事之外其餘以與士眾傳曰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眾是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此所謂天子不能定也桓有罪宜討不能討乃下聘之故下去秋冬以決其義桓世七記天王事此為始一見亦謹始也渠伯糾伯字糾名以字配名在可名可字之間○据左傳傳文秋冬二時皆有事經無秋下大夫也冬者譏王違天不討桓而下聘故不成年也下聘非禮加于無王之人桓則無王王又無天也文去天譏在文也此去時譏在天王也秋冬主殺不討桓無王法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陳世家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桓公弟厲公其母蔡人故蔡人爲厲公殺桓公太子免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疏】按世家舊有誤今據經傳挍定說二傳者以爲陳桓公因狂病遁出不知所在越十六日乃得其尸以諸侯之尊至無侍衛又不詳免佗事亦似國家無事陳侯因狂疾而卒者非也

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据卒例一日春秋之義信以傳信信者其事明著緣事直錄不爲隱晦之辭如昔夜中六鷁五石之類疑以傳疑疑者其事闇明莫加其實如日食二日卒有史文脫誤闕所不知如夏五之類孔子因魯史存王法欲明進退先審疑信信者功過易明而罪疑則輕功疑則重孔子曰多聞闕疑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皆傳疑之謂也春秋決嫌疑定猶豫本謂其事已明定從違以解衆人之惑非謂本事可疑而肌斷之也陳侯以甲戌之日出陳侯有疾亂作爲佗所攻免奉之以出甲戌其始奔之日也【疏】師說以爲有疾是也特再日之之故不爲狂疾爲亂耳己丑之日

得左傳云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越十六日佗乃殺免亂定求公乃得其尸公病由免奉以出得尸由佗故曰分散不知死之日所謂疑也免死其黨亦分散越久得尸不能定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也所謂傳疑其事可疑不能定據此事與齊桓公相同桓公不以兩日卒之者爲齊桓諱且六十七日亂乃止不能繫月也齊世家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戶

疏按左傳再赴謂春秋以二日書之如陳人以二日赴耳非謂二次赴告按傳云公疾病而亂作此時免何暇赴告即免以告佗又何必再告杜說未詳傳意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書者明非實如父大國不如小國蓋襲之不言襲者紀備事未成不探意以成人惡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聘已非正再聘桓甚已

任叔之子者據武氏子不言之錄父據言之繫父父在之辭以使子也武氏子父已卒

任叔之子父在而使言之錄父使子也故微其君臣天子大夫稱字不字而著而言子是微君臣

其父子言任叔繫父是著之也門外治義掩恩閨門私愛不如朝廷此亦譏世卿之義也不正父在

子代仕之辭也周時事如此春秋制不許子代父仕王制云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仕又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疏**父子可以同仕一君未可同居一位父在而老子攝其事父缺傳家之義子非服勞之正以父子之恩亂君臣之道春秋不責惠蓋如曹世子參譏之也

葬陳桓公陳月葬正也時葬故**疏**班氏說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尊人君也春秋日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蜚亡而死由不絕也按班說以為狂疾者言立說未致事實之故

城祝丘祝丘地新城譏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疏**鄭世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帥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王中肩

舉從者之辭也據從王師當言征此言伐是舉蔡衛伐之之辭其舉從者之辭何也據言從王則當以王主之為天王諱伐鄭也劉子云諱傷桓王疏天王伐鄭而敗春秋深諱之不使王征鄭若三國奉命而伐之王不在師中則可以免伐同姓近畿之病而王師之敗傷肩之辱諱深而隱鄭同姓之國也鄭宣王母弟所封在乎冀州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劉子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按鄭國在豫州不在冀州傳以冀州言者謂為冀州伯也晉在冀州為二伯不主州春秋之先服字隨素王收南服以成九州之制九州王在齊鄭主冀楚主荊秦主梁陳主豫蔡主徐吳主揚衛主兗魯主青四方拱衛東都如井田之義方伯稱侯鄭秦稱伯者從王臣例也伯字也天子大夫例字鄭在王畿豫州近行在使如諸侯入為卿士故稱伯小國乃稱伯以此見鄭伯非爵也諸侯在喪稱子鄭不稱子者辟同小國主也疏九州建國圖說詳見王制釋義中秦鄭一主西京一主東京故二國皆以方伯而稱伯者也于是不服劉子說置本末

國無務豐末親戚未悅無外交比近未悅【疏】王者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在上無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來道也

四方莫不服桓王失道鄭伯不服當修德反己以懷之近者已服遠者且來今不務德而招外諸侯興師圻內以討親兵致身傷爲世所笑王道寖衰遂以不振春秋深爲諱故舉從者辭也

爲天子病矣劉子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未可以治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戎狄及周衰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倍叛欲申先王之分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戎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師而伐強鄭大敗搆辱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治末【疏】按劉子說周伐楚事經傳皆無其文當是諱而不書故傳亦無之以與伐鄭事相近故坿于此

大雩

螽劉子云螽介蟲之孼屬言不從前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諸蟲皆從

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疏】說見前

冬州公如曹六卒正皆已先見于此乃見曹者許紀也曹與魯近又爲同姓國故不見兵事以曹不服爲魯病如鄭不服爲天子病故諱之也疏州小國稱公者爲公也不言爵略之也如在朝後先言如者致其意起過相朝

外相如不書據唯內言如此其書何也過我也傳曰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稱公者從下錄之也

六年年表晉侯滑元年陳厲公元年

春正月寔來月者譏失禮

寔來者據不見國名氏是來也寔猶是也是來禮作實來古有此語何謂是來據無氏也謂州公也據承去年無問事知州公又外如不書其謂之是來何也據鄭詹猶再出會盟不同時再序以其畫我行過無禮謂之畫畫謂以過相朝故簡言之也簡謂略之簡故不言朝不再稱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凡書來皆行朝禮不言朝簡之不許朝也稱公與虞同在五等非不

（能者不言朝知以邇相朝聘之朝于廟以成禮修德備當告廟禰並不因過竟朝也公如京師以伐秦朝前于此見譏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左氏會于郕紀來咨謀齊難也 疏 說同三年月者起非會）

秋八月壬午大閱（不地者在國周兵制略而不傳大閱者春秋之制也）

大閱者何（據治兵言兵閱非蒐比）閱兵車也（周禮仲冬教大閱閱如治兵之治因加大不言兵也冬農事畢用事久故加大閱猶觀謂致校之兵車用車戰也）脩教明諭國道也（劉子云苗獮蒐狩之禮脩其戎事也兵不可廢廢則召寇强弱成敗之道在於士卒教習之而已 疏 劉子引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五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也）平而修戎事（平謂無兵事春秋四時皆有田獵無事則夏不田周八月今六月也無兵事而夏田又以田獵見者書田獵習戰而不田獵言大閱治兵）非正也（非時習戰又不田獵）其日（據田例時）以為崇武故謹而

日之劉子云兵不可玩玩則無威故明王之治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崇武猶言愼兵因愼兵之意日之也益以觀婦人也蔡在傳疑之例不敢質言之也桓觀兵以悅婦人也劉子云幽王舉烽以悅褒姒卒殺其身事類于此

蔡人殺陳佗田敬仲世家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佗而殺之佗之弒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疏按世家舊有誤今校正

陳佗者據不氏陳君也據書知是君也其曰陳佗何也據外殺當言爵匹夫行棄諸侯之尊微行越竟不從嬖旅淫爲田獵是匹夫之行故匹夫稱之也因事生名亦正名之義匹夫稱名者辭窮也疏班氏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失時無偶也故論語曰匹夫匹婦其匹夫行奈何出方踰年悉以鮑亡事見錄陳侯憙

獵淫 獵與淫為二事 獵于蔡 于蔡竟也 越與蔡人爭禽 禽鳥獸通名謂所得也 疏 据公羊世家董子皆以為淫傳以為獵或誘賓以淫而殺之則出于獵 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 故曰匹夫行 而殺之 傳言此者明惡獵殺身以為後世戒 疏 按世家木林令蔡人誘而殺之傳以為蔡人不知為陳君者就經以匹夫稱之之義而說之或當時誘殺蔡人實不知為陳君亦不可知 何以知其是陳君也 据外殺皆爵不氏乃微者 兩下相殺不道 下臣民也春秋亂世爭殺繁多不能備載孔子纂修以明王法必上下弒殺有關國事乃書以譏之兩下相殺乃私門之事不關王跡則不志也 其不地 据殺繒子地繒 于蔡也 据在陳當有入文諸侯君其竟內越竟失國故不爵在陳則當地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者莊公名此定說也春秋凡成君之名通不見經疑因同生乃名同故為指其事不為君名也 疏 內大事例日 疑 同生則可疑也雙生其狀貌長幼易疑戲也禮說文家据已見以先生為兄後生為弟質家据本意以先生為弟後

生爲兄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故據二傳莊公名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謂四乳雙生也同或因其同生
命名同然乃三月己後之志指般亦生不志也外君在稱
名別生之同固非名也之世子不稱世者凡世子明其
得立無所起故不言世也禮子生三月父乃名之以名告于
山川此生而曰同知同非名也傳曰葬而後舉諡知不預名
之也又臣不名君未成君乃名之使此同母杜預春秋釋例
爲莊公正名經當諱之言子生不得名也疏母弟篇云傳稱
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故以死奉般情義相推致之于
左傳有若符合節也按杜所引傳未詳何書史記以季子母
爲陳氏左傳以季子爲文姜所生時曰與左傳同魯世家六
當是文姜生而使陳女母之也年夫人生子與桓公
同日故名同乎人也謂季友同生故命名一爲同
之日同一爲友一說與桓公同日

冬紀侯來朝不月者前爲成宋亂也疏紀二朝二年及此是也

七年此年缺秋冬文與四年相起焚咸邱與狩郎相起穀鄧來朝與宰渠伯糾來聘相起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咸丘與狩于郎相起文如以火獵也春月非其時書以譏非禮

其不言邾咸丘與公羊同知此說有本何也据拔邾葭言邾也疏凡不繫國皆邾者近邾也近之固可不繫疾其以火攻也以火攻邑則傷人甚多故不繫國託之如內地田獵焚而取之者然以與狩郎相起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貴人賤畜之道也疏不繫邾內地也日者明非內地也諱其以火攻不能以伐見故日不繫國知為邾邑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與古為內邑則穀近內之亡國食采邑者郜鄗已亡猶有郜子郜伯同非青州國不來朝鄧內雖不見然以穀推之知非楚滅之鄧也疏据年表莊公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與左傳同知此鄧侯非楚滅者與前會鄧之鄧同名異地

其名何也据滕薛不名失國也失國在春秋前猶言朝者食采邑春秋繼絕存亡不許以絕之辭也疏据年表豫州鄧莊十六年乃滅于楚知非此鄧侯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据失國不葬不得朝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二國先為魯屬盟會之事屬國同在雖失國猶弗

損吾異日也公羊貴者無後待之以初授寓公得以諸侯禮終其身示不以盛衰異心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疏春秋外屬國于魯不言朝又滅國不言朝○春秋編年四時足而後爲年四時不足不成年之辭也四年于天王聘下去秋冬此年于亡國朝下去秋冬天子下聘爲王之衰亡國朝爲朝之重罪人不討而朝聘之是無天之世故去二時以明失討天王初見則去秋冬諸侯終朝亦去之又以終始見義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月者祭國之大事也常事不書爲下再烝乃書

烝時祭獨見烝名冬事也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春

興之以周正言之則爲春志不時也于周正言烝明子月仲冬用夏正則爲冬田獵祭祀從夏正不時謂子月宜故爲春周祭禮不分四時春秋乃定爲大子四時祭諸侯二時祭也

疏 此與言春言狩三月首事皆以明用夏正之意

天王使家父來聘 來聘者謀婚于紀也 疏 家父者王子也家字父男子美稱詩有家父一說以家爲采氏

天子大夫也聘已失禮聘桓尤非三聘志以譏天王也

夏五月丁丑烝 禮無再烝言再烝非烝也譏僭天子禮也不可言祠故言烝以辟僭天子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 王制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既已烝矣不應再舉祠祭烝而後祠以諸侯僭天子之禮僭天子不可言故言烝以明烝則無祠也 黷祀也 僭不可見故言烝以爲黷祀黷祀可言僭天子不可言也 志不敬也 禮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謂此也魯人行之爲依時制春秋定禮乃譏之也

秋伐邾 不言其人諱之也

冬十月雨雪 劉子云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夫人將弑其象見也桓公不寤後與姜氏如齊而弑桓公

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疏 周十月今八月非雨雪之時此為異矣雨月者記時不當雪此不為例者歸入記時類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祭公者天子之三公也春秋天子三公經見二人周公祭公是也以為一公留守王臣稱公氏祭監者字祭伯祭仲祭叔皆監也以氏祭起王臣以字知為大夫

其不言使焉何也 據王臣例言使 疏 公羊以為婚禮不稱主人傳不同之者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主人也

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 取后以奉宗廟之祀繼萬世之後是為大事 即謀于我 不行六禮于紀而取決于魯天子嫁女使諸侯主之不與卑者為禮且不使友以尊臨夫娶后以承宗廟天子當自主今使魯主之是嫁女之禮非娶后之正卑賤主昏非禮 疏 公羊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是往逆是也 敬

弗與使也 以魯為主則祭公從魯決事不以王命制也 疏 左傳以為禮傳弗與使者左自天子不與諸侯交禮言之傳自不早聘定全由魯問名納徵遂迎之事出一時議其牽略非有異同

遂繼事之辭也 遂者

因至魯乃有逆后事是以魯主其事祭公來聽命非王所專也皆以釋不言使其曰遂逆王后據夫人逆言逆女故略之也據劉夏言逆王后因過我略之知此亦略之在紀不言女也疏故字衍文或曰此說同公羊公羊云王者無外其辭成矣天子無外據逆夫人在女國言女入夫國稱夫人有內外之辭王命之則成矣諸侯有入境不入境之分王者一統不分內外王既有命紀人亦當王后稱之不必入王畿之境乃可言王后諸侯之尊不出竟不入國不得稱夫人二說釋稱王后也

九年年表秦出公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如專行者譏不親迎疏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爲之中者謂魯主婚歸之也劉夏逆不言歸此以魯主婚乃言此亦如專行之辭以逆者微也禮天子不親迎至女父之國猶當親迎于郊詩所謂親迎于渭是也此言歸不以祭公終其事明天子當親迎非但使人而已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百里國卒正也稱伯者避方伯也敘首者同姓附大于滕疏此與齊世子光皆以明世子之禮周禮諸侯世子以皮帛繼子男之後世子稱孤所謂大國之孤孤世子與大國之卿也

朝不言使據諸侯曰朝大夫聘乃言使言使非正也此曹世子代政自來朝由父使因其父尚存姻後世內禪之事追繫其事于父故言使也左氏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此世子不可以代故也疏此書曹朝之始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伉者用諸侯禮曹伯來言朝其子來驕伉用其父之禮是朝二君也曹世子雖下其君一等亦不得言朝也曹伯失正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國無二君老病使其子代政借用君禮言使譏曹伯疏公羊春秋有譏父老子代政者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諸侯相見曰朝曹伯來言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據王世子言會不待以其父之禮父子猶君臣也曹臣借用君禮魯當正之不許用朝禮今不爾也以內為失正矣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射姑伉禮不

饋正內失正也疏左傳賓之以上卿禮也禮謂當以卿禮待之而書來朝知僭用君禮矣

內失正不使人已皆失

曹伯失正孝子揚父美不揚父惡來朝信邪命成父之惡也

世子可以已矣不信邪命而從道義春秋之大義也

則是放命也据臣子大受命專命廢命皆譏許不朝是方命也向書方命疏放同方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此譏曹世子從邪命揚父惡不合于道也已則放命嫌于棄命然春秋信道不信邪能已則雖有放命之嫌而有信道之美故曰夫已多乎道疏劉子引孔子曰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拔國語逆而道從而逆不從亂命義與此同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疏曹世家桓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夕姑立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傳曰夷狄不言正不正簡之也春秋大夷與小國同禮內屬國不言正不正亦簡之曹居卒正之首猶可援次國之例故一見以起其例此春秋禮待升降以下不日者復其卒正之例

夏五月葬曹桓公月葬者卒正之首明小國亦五月葬特著五月以明之疏卒正桓世不卒葬此卒葬者曹卒正首也故特卒葬曹亦一見例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起下戰有衛也疏桓會皆月時者內邑

弗遇者據不期而會曰遇會不言弗遇志據不遇不志不相得也據遇者志相得弗據沙隨言不見公內辭也弗猶不也外言不者可已之辭弗者已不欲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以此戰鄭為主我有辭故不稱侵伐

來戰者據戰不言來戰前定之戰也據言來盟前定盟前定結日戰無詭詐也內不言戰

據內敗外不言戰言戰則敗也據內勝言敗則言戰是內敗也親者諱敗不諱敵故言戰諱敗不言

其人據戰當日公大夫敗外皆言公大夫以吾敗也據乾時及敗不言公內敗諱言其人故不出主名

不言及者據來輸平不言及爲內諱也言人內及外之辭因敗不使內主之前定戰謂結日戰也

結日而敗辱深故不言人不言及非前定則或不言及或言及詐敗辱淺諱亦淺此總傳諸戰敗

十有一年年表曹莊公元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已勝而盟謀再伐也稱人貶之用師踰年更謀伐人國惡之故貶月者謹之惡曹內地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疏鄭世家四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忽立是爲昭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未及時而葬嗣子弱將有失國之事不及時者嗣子弱過時者多爲國有禍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者采也王畿邑天子三公食采祭公是也為監于外皆用是采以起為王臣否則不顯著如祭伯祭仲祭叔是也仲者字傳天子大夫不名也王制天子大夫為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鄭方伯國祭仲天子大夫為監者故不名而氏采與王臣同也【疏】月者謹之也

宋人者据微不執尊辭人討賊辭宋公也据兩下殺猶不志知宋公也其稱人何也据是公宜言公貶之也据卑稱人上爵公貶之也執人臣以易其君大惡也書奪其爵使從微者辭不地于宋也月者謹之也【疏】按祭仲監者故左傳以為祭封人不名者天子大夫不名如內之單伯無論美惡往致皆稱單伯是也公羊以祭仲為行權由祭仲之不名而生因欲解其不名故以為賢後師誤說當以傳為正

突歸于鄭劉子云鄭突挾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

曰突据嫌猶當氏國賤之也据挈之與失嫌同辭春秋挈者王賤無繫屬也賤之謂賊天下皆得討之無所容留也

曰歸据嫌篡辭當言入也易辭也据挈知非善辭入內有拒歸內無拒知易辭也

祭仲易

其事祭仲執言黜不言入是得仲而國無拒者權在祭仲也祭仲立突而國無難者權下移也劉子云上下相廝猶水火相滅人君不察臣下大盛則私門盛而公家毀莞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于股難以步指大于背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疏鄭世家莊公娶鄧生太子忽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于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死

君難臣道也據褒孔父也劉子云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辟其難不懼其勞以成其義也疏按臣食君食當死其事也曰君難者明無與國存亡之義也許仲不死者惟仲存則國存仲亡則國亡國重君輕易君存國傳以二君爭立君難非國禍仲卽死宋不能滅鄭有死君之道非存國之比也

今立惡而黜正據荀息立不正能死猶許之言惡正盡其事以罪之惡祭仲

也貪生忘義逐君求榮言歸所以歸惡于仲疏劉子云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衡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其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尙利故其心也詐

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于朝四臣詐而誅于野

鄭忽出奔衛不言鄭子者以子伯非爵嫌同小國子伯並稱故鄭在喪通不稱子不言世子忽嫌于初死之稱下稱世子不嫌也此稱忽亦辭窮也

疏鄭世家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

鄭忽者世子忽也據言鄭世子忽復歸也其名據下言世子失國也據失國名權移祭仲不能保其宗廟名以罪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蔡叔者蔡侯封人也稱叔者使與季相起明兄終弟及之義凡經稱叔皆及立之正辭也此叔非蔡侯之弟與春秋凡稱叔季皆爲君者下季入爲君此稱叔知是蔡侯也生不稱君死不稱公蔡不純以中國禮待之

柔者何據不氏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未命未受爵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一卿命于其君者

爲未命小國三卿皆君命故小國大夫皆不氏

公會宋公于夫鍾不月夫鍾内地突立宋求賂不已鄭以魯成宋亂賂魯爲之解故爲此會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在内月者謹一年再會闞内邑再會爲商鄭賂也

十有二年年表鄭厲公元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稱侯本爵也盟拒齊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宋求賂不已公故往會于宋地燕人賂之盟爲紀燕求和于齊也疏地理志東國下南燕班氏曰南燕國姞姓黃帝後地與句須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葬者不立公子完完賢不立使後奔齊爲田氏林後繼立皆以兄弟相繼也疏陳世家厲公七年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經不書葬故不見厲公之謚故世家誤以厲爲佗改躍之謚爲利也

公會宋公于虛爲鄭平也虛內邑故不月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在內月者謹一年再會龜內地二年之中二盟四會乃與鄭伐宋悉書盟會以交惡之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劉子云鄭伯實篡兄而立公與祏親長養同類**疏**宋不許鄭平公怒與鄭盟納伐宋

丙戌衛侯晉卒**疏**衛世家宣公殺太子伋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再稱日據上已見日時可相蒙決日義也明晉正也前因衆立以見不以賢之義此乃日以明得正董子說立晉爲善以其正**疏**二事同例日不日嫌蒙上日之以明凡例日皆日一日二事則異日書之此亦一見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公與鄭伐宋小不和而戰魯敗焉**疏**經戰地宋是明與鄭戰也公羊以爲嫌與鄭人戰者同伐而自相戰恥事故辟之如與宋戰之辭也左傳遂帥師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焉

當爲于說詳左傳補說
三傳同以爲戰于宋也

非與所與伐戰也據地宋與鄭戰知不言與鄭戰據與鄭戰當出鄭故公羊辟之以爲如與宋戰恥不和也左傳以爲無信是也方與鄭結盟伐宋至宋而自相戰師克在和故諱言鄭也於伐與戰據伐宋戰宋內鄭戰非與宋戰與敗也據下言戰由外言之故並言敗此內與鄭戰內無與國則言戰爲敗不由外言戰則敗也內諱敗爲親者諱敗內獨與戰故主內舉其可道者也可道者戰不諱也傳日言

十有三年年表衛惠公元年陳莊公元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經外戰當地此不地者公羊謂戰于內是也傳以爲戰于紀左氏以爲後也說者遂以爲三傳各異案是時紀齊爲深讐鄭與宋爲駢摘兵魯居其間助爲紀鄭伉齊宋齊宋因連兵伐紀紀師至魯會紀鄭亦合伐宋因

戰于內齊志在滅紀宋志在報鄭齊紀急而宋鄭緩故經先紀于鄭先齊于宋左傳言後者以此事由鄭主謀而後書鄭之義傳以爲于紀者爲後因紀事而戰故以紀小國序于鄭之上爲紀事戰故不地內使果戰于紀自當以地紀三傳本同各就一端言之遂致參迮

其言及者據言戰主外紀鄭不及齊宋大國**由內及之也**以在內戰故下言及公會戰于外不言言及春秋由尊及卑今由卑及尊尊內故從內言及**其言戰者**據及主內戰于宋敗辭內不言戰**由外言之也**以紀主戰故言戰自主戰乃敗辭主兵故下云戰于紀也直**戰稱人**據燕人略之不爵**敗稱師**據燕不爵亦無師**重眾也**盟戰序人微者也從大國則有從眾從同言師傷其所害者眾**其不地**據內戰例地戰于郎猶地**于紀也**鄭君說紀當爲己據言戰紀先鄭以紀爲主爲紀事戰于紀之辭辟在內如戰于紀國城下故不地也

疏 同時紀齊宋鄭皆有侵伐經無明文故說者互異公羊以後日爲恃外恃者亦以外爲主魯居間之人彼兵故不地也

三月葬衛宣公劉子云衛宣公取其太子伋妻生壽及朔殺伋及壽立朔爲太子是爲惠公亂及三世至戴公乃定疏月者方伯正例立朔不危之者下已見于經

夏大水劉子云占與元年同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尋武父之盟也魯與鄭和齊與宋和

無冰劉子云周春今冬也先是連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內失百姓外失諸侯不敢行誅鄭伯突篡兄而自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疏一日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天下異者桓公弒君弒兄外成宋亂與鄭易田倍畔周室

無冰劉子云祿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壞庶人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正例過時無冰乃志成二月志燠也劉子云無冰恆燠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

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鄭伯厲公也公前與盟武父今又來尋盟譏公長養同類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再傳者鄭爲交國也小國無兄弟之稱來盟據聘盟先舉聘前定也據聘盟聘後舉盟從聘生事此來卽盟明前定不再聘不日據前定戰猶日前定之盟不日前定戰日其正盟日以謹信前定信辭不日如桓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記聞耳治也疾舒猶緩急聲緩難聽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記見目治也貌謂行立形謂美惡不能見其細微立乎定哀孔子所見之世以指隱桓所傳聞之世隱桓之日遠矣聞見皆有所窮孔子因史立義世遠聞見難盡凡大事人所素知不能有疑細微事實人罕傳聞史冊記載直錄經文別無傳注故有久

而失傳之事不知其事則不敢削其文故春秋大事諸記並同至于細微則各以己意相測實皆在傳疑之例說詳傳疑表

夏五據當有月傳疑也日月在舒形之例凡有疑難非闕見可定故闕之也疏此史文脫誤之疑論語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傳疑以起傳信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劉子云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如齊夫人譖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御廩之災不志據藏祭米廩所害小此其志何也問筆意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據下書嘗唯同惟可也據不嘗則不志知以嘗事志可者傳推其意以為推以嘗乃可志也志不敬也宗廟之祭祭器有災宜易之如牛之有變改卜牛也疏志以明其不敬故志災嘗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祭義曰古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王以為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劉子云王后親織元

統公侯之夫人加之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粢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据踰四日能易米

曰甸

甸師掌田之官

粟而納之三宮

天子六宮故諸侯三宮九女所居也禮三宮中爲高宮始封君夫人所居以下左右姑居東宮婦居西宮以此相推祭義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祭者使繅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

劉子云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

疏 董子云諸侯大國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共九也八妾者世婦一左右婦二三姬二良人八也

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据從卜日已後修祭物也兼旬二十日以外視牲舂米有旬日之事畢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得旬

也

疏 劉子云齊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齊三日乃見其所以爲齊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

乎其容盤旋出戶愾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于目聲音咳唾不絕于耳嗜欲好惡不忘于心則是孝子之齊也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四日不能易御廩米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故志災以起之主書者災餘當易如改卜牛也耕籍粟掌于甸人臨祭乃舂藏御廩然則御廩所容少故不志災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據左氏莊二十七年桓伯乃受命經僖襄皆敘宋公上待以二伯之禮後世因有齊僖爲小伯之說者蓋春秋本因齊桓以齊爲伯經固宜有一定之制若有升降則學者疑不能明故終春秋之世齊皆有伯辭不止桓公一世也 疏 齊世家三十三年僖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求賂不得又敗于紀故伐之人者君也貶稱人

以者據紀虞主兵不言以不以者也據義兵不言以鄭突篡兄自立宋賓主之賂不入而伐鄭使宋主之者討不以罪也言以者責四國助宋討賂皆君也人者略之也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邱民爲天子劉子云君臣于百姓互相爲本如循環無端 疏 管子曰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

之則安輔之則强非之則危背之則亡使人以其死非正也劉子云天之生人非爲君也天之立君非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亡其位之所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與能君而夷狄之

十有五年年表齊襄公元年秦武公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疏例時月者謹之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職方氏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諸侯時獻天子于獻時禮辭之故但有辭讓之事無所徵求言此者春秋貴讓也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荀子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多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不葬者天王以不葬爲正也天子七月而葬三月崩九月以前邾牟葛來朝當在未葬之

時故曰之也 疏 周本紀桓王二十四年崩子莊王佗立按桓王三聘桓一求一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二伯曰葬正也成以下齊失伯以不日見之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疏 鄭世家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反殺雍糾戮之于市夏厲公出居邊邑櫟月者謹之

譏 據諸侯不生名名者誅絕之罪譏當爲誅字之誤 奪正也 奪正謂突奪忽國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疏 鄭世家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反正也 稱世子明正也言復歸反之也言復通王命也

許叔入于許 許已滅矣如有國之辭者存許也 疏 據左傳隱十一年鄭人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今因鄭亂許叔遂復許國也

許叔 據以國氏言字 許之貴者也 據紀季蔡季同諸侯繼立凡以子繼父者稱子以弟繼兄者稱叔季

兄終弟及之正辭稱許叔明其以弟繼莊公之位也莫宜乎許叔據以弟繼兄得禮之正其曰入何也據蔡季言歸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據許滅與蔡季歸不同也許歸正猶以入言之者春秋于嫌得者見不得入許叔而諸侯之正不正覩此矣疏蔡季內有臣下之迎外有諸侯之助歸國繼立其辭易也許叔內無君命外無與國許民已爲鄭守乘機應變入而有之其辭難故曰入也人多許叔之功春秋惡專地私自擅據雖復國以入言明不許也稱叔以起其貴有宜道

公會齊侯于蒿前與齊戰僖公時事也襄公立乃求好焉故爲此會疏不在月內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牟葛魯屬邦在牟葛之上以後進爲卒正也來朝朝君也人者天王喪尙在未葬斯內而來朝故貶之也傳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疏地理志泰山郡牟下云故國知魯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鄭之大邑突入之後終遂昭公疏鄭世家秋鄭厲公因櫟人殺其大夫遂居之月者謹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袤伐鄭公羊宋公上有齊侯【疏】鄭世家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與厲公兵自守于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月者謹之

地而後伐據伐者不先地疑辭也先地次伐救皆不地次言地次是不進兵而託于救伐是有所疑汛

非其疑也諸侯伐鄭者助宋也不言納宋作爲討宋之辭討賊不進故非之也自此以後救鄭事略

十有六年年表周莊王元年衞黔牟元年鄭昭公元年【疏】桓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十八年齊侯殺子亹子嬰纂立二十五年至莊十五年宋乃入鄭經皆不書公羊以爲末言爾是也凡不見經事皆于年下據年表書之以明經之削例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蔡宋黨謀納厲【疏】年表公會曹謀伐鄭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曹會衞在蔡下此何以衞在陳上衞陳蔡三國同稱侯次序無定因無定以起上下之有定蔡自從楚後秋之楚會皆在陳衞上夷之也【疏】桓出皆月往爲近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致而月危于致唐因下外麓

桓無會其致何也據桓十五會而十月同爲不致危之也此後濮會公遂不反故于此危之

疏桓會不致惟致二事盟唐以其遠致此以外會之殺而致之下有盟皆爲齊事矣

冬城向向舊城爲莒所取今取于莒故城之伐莒不言諱之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疏衛世家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

朔之名據衛侯奔楚不名惡也曲禮諸侯不生名有可殺之罪故名以死待之與大夫不復見同天子召而不往也劉子云周室多禍衛侯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據下王師救衛助黔牟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內地齊紀和而盟疏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字者紀存猶未進之爲卒正且起儀父卽克疏時紀未滅

莊世紀滅而後邾稱子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郎公左作奚左以爲此疆事蓋二月方與齊盟于黃齊方求好于公無緣此時忽有戰事以爲疆事爭逐之常書此以示例公與齊侯皆不與其事也 疏 郎內邑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傳曰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謂言戰而已不言敗也 不言其人 齊但稱師 以吾敗也 因敗諱言其人 不言及之者 不言公大夫並不言疆吏 爲內諱也 因釋不言其人兼及不言及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封人生稱叔葬稱侯皆一見以示例因以見春秋之待蔡不如陳衛也 疏 蔡世家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武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月者爲下葬出也季者獻武稱季明貴得立

蔡季 據下卒稱獻武大夫歸而立者當名不字 蔡之貴者也 據蔡侯上稱叔此稱季明兄終弟及與許

叔同自陳據歸或不言自陳有奉焉爾歸必有所自無奉不見有奉明得助傳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

疏 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劉子云周桓王時蔡侯卒諡桓侯有德則善諡無德則惡諡故同也葬稱公臣子辭稱侯見正稱也春秋凡葬稱公三等諸侯皆同今不稱公而稱侯本爵也謂從臣子辭稱公而實非公也 疏 日者危季歸而後乃葬也繼嗣不早立既卒逾月季乃得歸危故日之葬此一稱侯餘仍稱公而左傳史記及他書言蔡君者皆稱侯不以公加之以諸書皆緣經而出故經一稱侯以下皆稱侯也

及宋人衞人伐邾邾內屬也方盟于趡乃與外大國合兵伐之內病矣不言其人爲內諱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劉子云是時衞侯朔有罪出奔齊天子更立衞君朔藉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魯夫人淫泆于齊卒弒桓公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班氏云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

十有八年 年表鄭子亹元年蔡哀侯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劉子云將伐鄭納厲公遂與夫人如齊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則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公不聽遂與如齊 疏 月者爲危公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 據陽穀言公及夫人 以夫人之伉 據尊以及卑不言及敵也 知以伉 弗稱數也 春秋夫以及妻不言及夫人不以公爲夫也弗稱數絕其屬也不及婦不屬夫則是非夫人也劉子云奪文姜之屬不繫則賤之故許討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劉子云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幹而殺之遂死于車魯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疏 齊世家襄公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爲魯桓公夫人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

夫人夫人以告襄公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以爲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

其地據隱閔皆不地於外也據言齊也諸侯卒於封內不地地皆有所起卒於外國則地錄其實謹其變也內與弑不地外地外地者內地小不忍質言外地國辭不迫近言以紀變薨稱公據葬公在下此公在上舉上也上謂公也君子愼終薨時事皆自主故言公薨謂公自薨於此言君本身正不正者以薨死者事葬先言葬後言公傳以爲舉下臣子葬其君葬在先者所謂舉下謂葬爲臣子事故危子孫于葬言之矣傳言此者明乎生死之際終始之事人道之大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稱公者未殯以前以生禮事也日者喪自外至如初喪故五日乃殯喪柩也疏班氏云尸柩者何也尸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久久不復變也曲禮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秋七月疏首時則之也此年尊敘桓事四時四記若不弑事者傷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我君據生不稱君天王不言我也接上下也上下謂君臣也接謂交舉上下相接屬也我內國辭猶外舉國也公爵稱公上有天子不純君之義言君謂諸侯専治封中有純君之義葬言君己葬乃得申其私恩也以君繫我故曰接上下尊之曰君親之曰我尊尊親親春秋之義也君弑齊人殺而曰弑者首文姜妻弑夫也賊不討不書葬母以賊稱者公不言及先君己絕之如路人得討也此其言葬何也據隱不葬閔母殺乃不葬也不責踰國而討踰國時文姜在齊未歸討謂討母于齊言報讎也于是也于是謂此是也親喪方至不責即時討賊明當殯盡禮于練時乃討之也內言孫奔也奔得爲討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桓公據公上加桓葬而後舉謚謚易名之典桓謚也于葬乃以謚稱謚所以成德也劉子云謚者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陳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又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於卒事乎加之矣班氏云葬乃謚之者諸侯薨世子告喪于天子

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幼不誄長賤不誄貴故既葬然後舉謚人之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卒謂終也嗣君未葬稱子某猶謂父前子名也既葬稱子卽尊之漸父事已終子乃不名也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傷無三臣出會不反痛之也又不復讐故莊不卒大夫也

補疏桓公十八年合二九之數文宣成三公三十八年合爲七十二之數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二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